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MAR 16 1990

UNISA COLLECTION

AS

Distr.
GENERAL

A/44/928
S/21190
14 March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47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五年

1990年3月14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0年3月14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阁下给你的信。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47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斯塔法·阿克欣(签名)

附 件

1990年3月14日

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知名法学教授拉乌特尔帕什特,C.B.E.,Q.C.,1990年3月9日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意见”。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给荷。

代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附 录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

意 见

1. 我受委托,对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总统登克塔什先生1990年2月28日所采取的立场紧急提出法律解释,内容是关于用什么措辞来说明土族塞人对任何同希族塞人就未来的塞浦路斯政府可能达成的解决方式的参与。

2. 登克塔什先生指出,不论用什么措辞——两族、民族、民族和族区、民族社区、民族团体、组成各方、组成伙伴、或伙伴——都不可违反下述观点:每一方在参与期望的解决办法时都是各自行使其自决权利。

3. 这样关切的原因是,土族塞人反对任何足以暗示下列情况的用语:在这些谈判中,一个团体伯法律地位高于或低于其他团体;希族塞人,虽被联合国视为“塞浦路斯政府”,因同意联邦式解决办法而被视为以某种方式在法律上施舍权力予土族人;或者,土族塞人因按照设想的一般原则缔定解决办法而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其法律和民族身分。

4. 联合国秘书长答复说,“任何用语的改变都可能变更所有各方迄今都恪守的概念构架”。他结论说,“我们有个实质性的死结,从而对安全理事会赋予我的斡旋任务的本质产生问题。”

5.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解释交给秘书长的任务。基本上,这是如何解释安全理事会1975年3月12日第367(1975)号决议的问题,该决议第6段请秘书长“担负新的斡旋任务”。特别是,秘书长斡旋任务的对象的法律地位为何?

6. 该项决议有三处地方说明秘书长斡旋的对象:在第2段,安理会对“可能至少妨碍两族代表继续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谈判”的某种作为表示遗憾;在第6段,决议

显然针对同一些人而请秘书长“按照新议定的程序召集各方”；在第7段，安全理事会要求“两族代表同秘书长密切合作”。

7. 从字面的本身似乎看不出双方的地位有任何不平等的地方，或各自因参与解决问题的谈判而作出超越行使其自决权利的事。

8. 正如在解释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的，如果从该决议的背景和后来应用该决议的方式来看，就会发现大量的确证来支持这个看法。

9. 就以背景来说，必须回顾塞浦路斯在1960年独立建国便是行使自决的结果。英国殖民大臣Lennox-Boyd先生在1956年用下述语句描述了这个正在出现的情况：“……英国皇家政府的目的是确保对于塞浦路斯的特殊情况，任何自决权利的行使方式应使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地位。换句话说，英国皇家政府承认在这种混合人口中行使自决权必须包括分离作为最终的选择之一”。（1956年12月19日在下议院的发言。）1958年6月26日首相麦克米伦先生确认了该次发言，他还形容殖民大臣的保证是一个“诺言”。

10. 这个行使自决的形式在性质上是独特的。在此以前和以后，殖民状况的结束从来没有在宪法中载明以条约的形式提出保证，规定联合国三个最密切相关的会员国承担国际义务，并由直接受影响的两族领袖副署通过。这明显而必要地反映出因宗教、语言和文化而严重隔阂的两族人民之间存在着不安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对每一方可能设法同与其有亲和力的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忧虑。

11. 三年后，希族塞人利用势力阻止了土族塞人在塞浦路斯政府内发挥正当的作用。还有一个未引起争论和无可争论的证据表明领导采取这个行动的人心中打算进一步违反《保证条约》，即同希腊联合。因此，不仅是希族塞人，或它们自

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违反了《宪法》，并且绝对根本地违反了它的誓言，而且还否弃了庄严承担的条约义务，这个义务是对其立场进行法律评价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王国和土耳其都提出了抗议。

12. 事实上，各国准备承认违宪的希族塞人政权并让它在联合国占有一席，这种情况相当于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承认造反成功，背离宪法准则而掌权的既成事实政府。但是，国际上接受这种既成事实绝对不能也不会抹掉它在国际上的非法性质，或者说得再明白一点，绝对不能也不会剥夺土族塞人的应享权利，即与希族塞人共同享有的自决权利。

13. 后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541(1983)号决议中谴责土族塞人为回应国家的实际分裂状态，行使这项权利，在塞浦路斯北部成立了一个与塞浦路斯南部现有国家实体相平行的国家实体，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这一谴责在法律上令人感到迷惑。如果联合国谴责对违反《保证条约》所规定的责任作出均衡而对等的反应，这就是抹杀任何国际保证所具有的价值，不论这是由谁作出保证。

14. 就算如此，在第 367 号决议以后的事态发展确认了一点，那就是为了继续进行一系列谈判，两族自己认为，并且也被联合国认为，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且不能因为希族塞人政权具有事实上的地方和国际地位而给予特别权利。只要列举一些可证明这个立场的最重要文件就够了：1977 年和 1979 年两族领袖之间的高阶层协议；1984 年《维也纳工作重点》；1986 年 3 月 29 日秘书长提出的《塞浦路斯协议纲领草案》；1988 年 8 月 24 日的《日内瓦协议》；以及 1990 年 2 月 26 日秘书长在最近一轮会谈上所致的开幕词，其中特别是他强调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塞浦路斯国内两族之间的关系”并说“两族以平等的地位参与”。

15. 无须多说，土耳其在 1974 年的干预行动并未改变这一法律地位。这是土耳其根据《保证条约》第四条，作为保证一方采取的合法行动。欧洲理事会

协商大会常务委员会1974年7月29日通过一项决议，公开承认这是合法行动，该决议说土耳其政府的行动“是根据1960年《保证条约》第四条行使干预权”。英国政府对这个看法不表示积极赞同，但是也从未拒绝这个看法，虽然她有很多拒绝的机会；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谈到英国政府自身的立场时说，“毫无疑问，《保证条约》十分清楚地规定了合法的干预权利”。很明显，英国有权去做的，土耳其也有平等的权利去做。

16. 在目前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任何一方在缔定新的安排后就因而失去了应有的自决权利。要维持一个在国际上依照宪法再次成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统一，必要的一个因素是双方坚守诺言，而不是否认对方有自由处理自己前途的权利。

17. 鉴于上述论述，登克塔什先生对立场的评价似乎没有任何引起反对的法律根据。

拉乌特尔帕什特，C. B. E., Q. C.

1990年3月9日

伦敦

坦普尔

埃塞克斯小院3号
